幸福的开关

◎ 林清玄

小时候，我对汽水有一种特别奇妙的向往，原因不在汽水有多么好喝，而是由于那时几乎喝不到汽水。我们家是有几十口人的大家族，小孩依次排行就有18个，记忆里，东西仿佛永远不够吃，更别说喝汽水了。

喝汽水的机会有三种，一种是喜庆宴会，一种是年夜饭，一种是庙会节庆。即使有汽水，也总是不够喝，到要喝汽水时就好像是在进行一个隆重的仪式，18个杯子在桌上排成一列，依序各倒半杯，几乎喝一口就光了，然后大家舔舔嘴唇，觉得汽水的滋味真是鲜美。

有一次我走在街上，看到一个孩子喝饱了汽水，站在屋檐下呕气，呕长长的一声，我站在旁边简直看呆了，羡慕得要死掉，忍不住忧伤地自问：什么时候我才能喝汽水喝到饱？什么时候我才能喝汽水喝到呕气？直到读小学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尝过喝汽水到呕气的滋味，我总在心里想：能喝汽水喝到把气呕出来，不知道是何等幸福的事？

当时家里还点油灯，灯油就是煤油，台语称做“臭油”或“番仔油”。一次，母亲把臭油装在空的汽水瓶里，放在了桌脚旁，不知情的我趁大人不注意，一个箭步就把汽水瓶拿起来往嘴里灌，当场两眼翻白，口吐白沫，经过急救才活转过来。我为了喝汽水而差一点丧命，后来成为家里的笑谈，但却没有阻绝我对汽水的渴望。

小学三年级时，有一位堂兄要结婚，我在他结婚的前一晚竟辗转反侧地失眠了，我躺在床上暗暗地发愿：明天一定要喝汽水喝到饱，至少喝到呕气。

第二天，我一直在庭院前窥探，看汽水送来了没有。上午9点多，看到杂货店的人送来几大箱的汽水，堆叠在一处，我便飞也似的跑过去，提了两大瓶就往茅房跑。彼时农村的厕所都盖在远离住屋的几十米之外，有一个大粪坑，几星期才清理一次，我们小孩子平时是很恨进茅房的，因为里面实在太臭了。但是那一天，我却计划好要在里面喝汽水，因为那是家里唯一隐秘的地方。

我把茅房的门反锁上，便打开两瓶汽水，然后以一种虔诚的心情把汽水咕咚咕咚往嘴里灌，一瓶汽水一会儿就喝光了。几乎是一刻不停地，我把第二瓶汽水也灌进了腹中。

我的肚子整个胀起来，我安静地坐在茅房的地板上，等待着呕气，慢慢地，肚子终于有了动静，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气翻涌出来，汽水的气从口鼻冒出来，冒得我满眼都是泪水。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汽水喝到呕气更幸福的事了吧！然后，我朝圣一般打开茅房的木栓，走出来，发现阳光是那么温暖明亮，好像从天上回到了人间。

在茅房喝汽水的时候，我忘记了茅房的臭味，忘记了人间烦恼，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一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那天叹息的情景，当我不停地感叹“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汽水喝到呕气更幸福的事”时，心里百感交集，眼泪几乎忍不住要落下来。

贫困的岁月里，人也能感受到某些深刻的幸福，像我常记得添一碗热腾腾的白饭，浇一匙猪油、一匙酱油，然后细细品味猪油拌饭的芳香，那每一粒米都充满了幸福的香气。

有时幸福来自于，看到萝卜田里留下来做种的萝卜开出一片灿烂的花。

有时幸福来自于，家里的大狗突然生出一窝颜色不一样的毛茸茸的小狗。

原来，生命的幸福不在于人的环境、人的地位、人所能享受到的物质，而在于人的心灵如何与生活对应。所以，幸福不是由外在事物决定的，贫困者有贫困者的幸福，富有者有富有者的幸福，位尊权贵者有位尊权贵者的幸福，身份卑微者亦有身份卑微者的幸福。在生命里，人人都有笑有泪；在生活中，人人都有幸福有悲伤，这才是人间世界最真实的相貌。

编辑 / 申冬梅

万方数据